

開天傳信記

鄭棨撰

中華書局

開天傳信記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
學海歷代小史學津討原
皆收有此書百川本在先
故據以排印並附學津本
所載提要於後

四庫全書提要（據學津討原本補）

開天傳信記一卷。唐鄭繁撰。繁字蘊武。滎陽人。登進士第。累官右散騎常侍。好以詩謠託諷。昭宗意其有所蘊蓄。擢爲禮部侍郎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。時事可知者。卽其人也。舊唐書本傳稱繁嘗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。金刑右司三郎。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。本傳顧未之及。或史文有所脫漏歟。書中皆記開元、天寶故事。凡三十二條。自序稱簿領之暇。搜求遺逸。期於必信。故以傳信爲名。其紀明皇戲游城南。王琚延過其家。謀誅韋氏一條。據唐書琚傳。乃琚選補主簿。過謝太子。乘機進說。以除太平公主。並無先過琚家之事。司馬光作通鑑。亦不從是書。惟新唐書彙採之。然韋氏稱制時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。安得復卜居韋杜。繁所記恐非事實。宜爲通鑑所不取。又如華陰見岳神。夢遊月宮。羅公遠隱形。葉法善符錄諸事。亦語涉神怪。未能盡出雅馴。然行世既久。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。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。

開天傳信記 井序

唐 吏部員外郎鄭 棨撰

余何爲者也。累忝臺郎。思勤墳典。用自修勵。竊以國朝故事。莫盛於開元。天寶之際。服膺簡策。管窺王業。參於聞聽。或有闕焉。承平之盛。不可殫暨。輒因步領之暇。搜求遺逸。傳於必信。名曰開天傳信記。斗筭微器。周鼎不飾之咎。何已遐乎。好事者。觀其志。寬其惑。是其心也。

上於藩邸時。每戲遊城南章杜之間。因逐狡兔。意樂忘返。與其徒十數一飲。倦甚。休息於封部大樹下。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。家貧。止於村妻一驢而已。上坐未久。書生殺驢拔蒜備饌。酒肉霏霏。上顧而奇之。及興語。磊落不凡。問其姓名。乃王琚也。自是上每遊章杜間。必過琚家。琚所諮議合意。益親善焉。及韋氏專制。上憂甚。獨密言於琚曰。亂則殺之。又何疑也。上遂納琚之謀。戡定禍難。累拜爲中書侍郎。實預配享焉。上於諸王友愛特甚。常思作長枕。與諸王同起臥。諸王有疾。上輒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。形憂於色。左右或開諭進食。上曰。弟兄吾手足也。手足不理。吾身廢矣。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。上於東都起五王宅。於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。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。上與諸王。靡日不會聚。或講經義。論理道。間以毬獵蒲博。賦詩飲食。歡笑戲謔。未常惰怠。近古帝王友愛之道。無與比也。

開元初。上勵精理道。鏟革詛弊。不六七年。天下大治。河清海宴。物殷俗阜。安西諸國。悉平爲郡縣。自開遠

門西行。亘地萬餘里。入河隍之賦稅。左右藏庫。財物山積。不可勝較。四方豐稔。百姓殷富。管戶一千餘萬。米一斗三四文。丁壯之人。不識兵器。路不拾遺。行者不囊糗。其瑞疊應。重驛廣至。人情欣欣然。咸登岱告成之事。上猶惕厲不已。爲讓者數四焉。是時。劉晏年八歲。獻東封書。上覽而奇之。命宰相出題。就中書試驗。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。上以晏間生秀妙。引宴於內殿。縱六宮觀看。貴妃坐晏於膝上。親爲晏畫眉。擲卬髻。宮中人投果遺花者。不可勝數也。尋拜晏祕書省正字。

開元初。山東大蝗。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。上曰。蝗。天災也。誠由不德而致焉。卿請捕蝗。得無違而傷義乎。元崇進曰。臣聞大田詩曰。秉畀炎火者。捕蝗之術也。古人之於前。陛下用之於後。古人之所以安農。陛下行之。所以除害。臣聞安農。非傷義也。農安則物豐。除害則人豐樂。興農去害。有國之大事也。幸陛下熟思之。上喜曰。事既師古。用可救時。是朕心也。遂行之。時中外咸以爲不可。上謂左右曰。吾與賢相討論。已定捕蝗之事。敢議者死。是歲。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。時無飢饉。天下賴焉。

上將登封太山。益州進白驪至。潔朗豐潤。權奇偉異。上遂親乘之。柔習安便。不知登降之倦。告成禮畢。復乘而下。纔下山坳。休息未久。而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殞。上歎異之。謚曰白驪將軍。命有司具槨。槨壘石爲墓。在封禪壇北一里餘。于今存焉。

車駕次華陰。上見嶽神數里迎謁。上問左右。莫之見。遂詔諸巫問神安在。獨老巫阿馬婆奏云。三郎在路左。朱髮紫衣。迎候陛下。上顧笑之。仍勒阿馬婆勸神先歸。上至廟。見神囊鞬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。又召

阿馬婆問之。對如上見。上加敬禮。命阿馬婆致意。而旋降詔先詣嶽。封爲金天王。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。其碑高五十餘尺。闊丈餘。厚四五尺。天下碑莫比也。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。製作壯麗。巧無倫比焉。

上爲皇孫時。風表瓊異。神彩英邁。嘗於朝堂叱武攸暨曰。朝堂我家朝堂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。則天聞而驚異之。再三顧曰。此兒氣槩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。

西涼州俗好音樂。製新曲曰涼州。開元中。列上獻。上召諸王便殿同觀。曲終。諸王賀。舞蹈稱善。獨寧王不拜。上顧問之。寧王進曰。此曲雖嘉。臣有聞焉。夫音者。始於宮。散於商。成於角。徵羽莫不根柢。囊囊於宮商也。斯曲也。宮離而少徵。商亂而加暴。臣聞宮君也。商臣也。宮不勝則商勢卑。商有餘則臣事僭。卑則逼下。僭則犯上。發於忽微。形於音聲。播於歌詠。見之於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。悖逼之患。莫不兆於斯曲也。上聞之默然。及安史作亂。華夏鼎沸。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。

天寶中。上以三河道險束。漕運艱難。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。以避湍急。名曰天寶河。歲省運夫五十萬。久無覆溺淹滯之患。天下稱之。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。闊四五丈。深三四丈。皆鑿堅石。匠人於石得古鐵鑊。長三尺餘。上有平陸二字。皆篆文也。上異之。藏於內庫。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。旌其事也。

上御勤政樓大酺。縱士庶觀看。百戲競作。人物填咽。金吾衛士白棒雨下。不能制止。上患之。謂力士曰。吾以海內豐稔。四方無事。故盛爲宴樂。與百姓同歡。不知下人喧亂如此。汝何方止之。力士曰。臣不能也。陛

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。以臣所見必有可觀。上從之。安之到。則周行廣場。以手板畫地示衆曰。犯此者死。以是終五日酺宴。咸指其地畫曰。嚴公境界。無一人敢犯者。

蘇瓌初未知頤。常處頤於馬廐中。與傭僕雜作。一日有客詣瓌。候於廳所。頤擁篲趨庭。遺墜文書。客取視之。乃詠崑崙奴詩也。其詞曰。指頭十挺墨。耳朵兩張匙。客心異之。而瓌出。與客淹留。客笑語之餘。因詠其詩。并言形貌。問何人。非足下宗族庶孽耶。若加禮收舉。必蘇氏之令子也。瓌自是稍稍親之。適有人獻瓌兔。懸於廊廡間。瓌乃召頤詠之。立呈詩曰。兔子死闌彈。持來掛竹竿。試將明鏡召。何異月中看。瓌大驚奇。驟加禮敬。頤由是學問日新。文章蓋代。及上平內難。一夕間制詔絡繹。無非頤出。代稱小許公也。

上封太山回。車駕次上黨。路之父老。負擔壺漿。遠近迎謁。上皆親加存問。受其獻饋。錫賚有差。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。上悉賜酒食。與之話舊。故過村部。必令詢訪。孤老喪疾之家。加吊恤之。父老忻然。莫不瞻戴。叩乞駐留焉。及車金橋。御路榮轉。上見數十里間。旌纛鮮潔。羽衛整肅。顧謂左右曰。張說言。勒兵三十萬。旌旗千里間。陝右上黨。至于太原。見后土碑。真才子也。左右皆稱萬歲。上遂詔吳道玄。章無忝。陳閔。令同製金橋圖。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。陳閔主之。橋梁山水。車輿人物。草樹。鴈鳥。器仗。帷幕。吳道玄主之。狗馬。驢驘。牛羊。駱駝。貓猴。猪狍。四足之類。章無忝主之。圖成。時爲三絕焉。

上幸蜀回。車駕次劔門。門左右巖壁峭絕。上謂侍臣曰。劔門天險若此。自古及今。敗亡相繼。豈非在德不在險耶。因駐蹕題詩曰。劔閣橫空峻。變輿出守回。翠屏千仞合。丹障五丁開。灌木繁旗轉。仙雲拂馬來。乘

時方在德。嗟爾勒銘才。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。今存焉。

賀知章祕書監。有高名。告老歸吳中。上嘉重之。每別。優異焉。知章將行。涕泣辭上。上曰。何所欲。知章曰。臣有男。未有定名。幸陛下賜之。歸爲鄉里榮。上曰。爲道之要。莫若信。孚者。信也。履信思乎順。卿子必信順之人也。宜名之曰孚。知章再拜而受命。知章久而謂人曰。上何諱我耶。實吳人。孚乃爪下爲子。豈非呼我爲爪子耶。

上嘗坐朝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。朝退。高力士進曰。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。豈非聖體小不安耶。上曰。非也。吾昨夜夢遊月宮。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。寥亮清越。殆非人間所聞也。酣醉久之。合奏諸樂以送吾歸。其曲淒楚動人。杳杳在耳。吾回。以玉笛尋之。盡得之矣。坐朝之際。慮忽遺忘。故懷玉笛。時以手指上下尋。非不安。力士再拜賀曰。非常之事也。願陛下爲臣一奏之。其聲寥寥然。不可名言也。力士又再拜。且請其名。上笑言曰。此曲名紫雲回。遂載于樂章。今太常刻石在焉。

上封太山。進次榮陽。旂然河上。見黑龍。命弧矢射之。矢發龍潛滅。自爾旂然伏流。于今百餘年矣。按旂然卽濟水也。溢而爲榮。遂名旂然。左傳云。楚師濟于旂然。是也。

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。有山崛起半盆之狀。名曰瓮肚峯。上賞望。嘉其高。迴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。填以白石。令百餘里望見。諫官上言。乃止。

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。白石篆文。正成乘字。識者解之云。乘者四十八年。得寶之時。天下言之曰。得

寶弘農得寶。卽于今唱之。得寶之年。遂改天寶也。

上幸愛祿山爲子。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。祿山每就坐。不拜上而拜妃。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。子意何在也。祿山奏曰。胡家卽知有母。不知有父故也。上笑而捨之。祿山豐肥大腹。上嘗問曰。此胡腹中何物。其大如是。祿山尋聲應曰。腹中更無他物。唯赤心爾。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。

一行將卒。留物一封。命弟子進於上。發而視之。乃蜀書歸也。上初不諱。及幸蜀回。乃知微旨。深歎異之。羅公遠多祕術。最善隱形之法。上就公遠。雖傳受不肯盡其要。上每與同爲之。則隱没人不能知。若自試。或餘衣帶。或露幘頭脚。每被宮人知上所在。上怒。命力士裹以油幘。置榨木下。壓殺而埋弄之。不旬日。有中使自蜀道回。逢公遠於路。乘驛而笑。謂使者曰。上之爲戲。一何虐耶。

萬回師閬鄉人也。神用若不足。謂愚而癡。無所知。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。兄被戍役安西。音問隔絕。父母謂其誠死。日夕涕泣而憂思也。萬回顧父感念甚。忽跪而言曰。涕泣豈非憂兄耶。父母且信然。萬廻曰。詳思我兄所要者。衣裝糗糧巾之屬。悉備之。某將覲焉。忽一日朝覲所備。夕返其家。告父母曰。兄平善矣。發書視之。乃兄迹也。一家異之。弘農抵安西萬餘里。以其萬里而廻。故謂之萬廻也。居常貌如愚癡。忽有先覺異見。驚人神異也。上在藩邸。或遊行人間。萬廻於聚落街衢高聲曰。天子來。或曰聖人來。其處信宿間。上必經過徘徊也。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。附會韋氏。熱可炙手。道路懼焉。萬廻望其車騎。道睡曰。血腥不可近也。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。上知萬廻非常人。內出二宮人。日夕侍奉。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。

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。上累拜爲鴻臚卿。優禮待焉。法善居玄真觀。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。解帶淹留。滿座思酒。忽有人叩門云。麴秀才。法善令人謂曰。方有朝寮。未暇瞻晤。幸吾子異日見臨也。語未畢。有一美措傲睨直入。年二十餘。肥白可觀。笑揖諸公。居末席。伉聲談論。援引古人。一席不測。恐聳觀之。良久。暫起旋轉。法善謂諸公曰。此子突入語辯如此。豈非魘魅爲惑乎。試與諸公避之。麴生復至。扼腕抵掌。論難鋒起。勢不可當。法善密以小劍擊之。隨手失墜于階下。化爲瓶榼。一座驚愕。遽視其所。乃盈瓶醪醑也。咸大笑飲之。其味甚嘉。坐客醉而揖其瓶曰。麴生風味。不可忘也。

上命裴寬爲河南尹。寬性好釋氏。師事普寂禪師。旦夕造謁焉。居一日。寬詣寂。寂曰。有少事。未暇款語。且請遲回休憩也。寬乃屏賓從。止於空室。見寂絜滌正堂。焚香端坐。坐未久。忽聞扣門連聲云。一行天師至。一行入。詣作禮。禮寂之足。禮訖。附耳密語。其貌絕恭。寂但顧云。無不可者。語訖入禮。禮語如是三。寂惟云。是。一行語訖。降堦入南堂。自闔其扉。寂乃徐命弟子云。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。左右疾走視之。一如其言。後寂滅度。寬復衰經。葬之日。徒步出城送之。甚爲搢紳所譏也。寬子謂復爲河南尹。素好談諧。多異筆。嘗有投牒。誤書帛背。謂判云。者畔似郝畔。郝畔似者畔。我不可辭與你判。笑殺門前著靴漢。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。狀云。若是兒貓。卽是兒貓。若不是兒貓。卽不是兒貓。謂大笑判狀云。貓兒不識主。旁我搨老鼠。兩家不須爭。將來與裴謂。遂納其貓兒。爭者亦哂。

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。韓常令祿山洗足。韓公脚下有黑點子。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。韓公

顧笑曰：黑子吾貴相也。獨汝窺之，亦能有之乎？祿山曰：某賤人也，不幸兩足皆有，比將軍者黑而加文，竟不知是何祥也。韓公奇而觀之，益親厚之，約爲義兒而加薦寵焉。

無畏三藏自天竺上所可引謁，上見而敬信焉。上謂三藏曰：師自遠而來，因倦欲於何方休息耶？三藏進曰：臣在天竺國時，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，願依止焉。上可之。宣律師禁誡堅苦，焚修精潔。三藏飲酒食肉，言行靈異，往往乘醉而喧，穢汚網席。宣律師頗不甘心。忽中夜，宣律師捫虱，將投于地。三藏半醉連聲呼曰：律師撲死佛子。宣律師方知是神異人也，整衣作禮，投而師事之。宣律師精苦之甚，常夜行道，臨墻墜，忽覺有人捧承其足。宣律師視之，乃少年也。宣律師遽問弟子何人，中夜在此。少年曰：某非常人，即毗沙王之子。鄒吒太子也。護法之故，擁護和尚久矣。宣律師曰：貧道修行無事煩，太子威神自在西域，有可作佛事者，願太子致之。太子曰：某有佛牙寶事，雖久頭目猶捨，敢不奉獻。宣律師求之，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。

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，冷泠然新聲，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。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器，上造篋簾流蘇之屬，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。又鑄二金師子，作擎擡騰奮之狀，各重二百餘斤，以扶其他綵繪繡麗，制作神妙，一時無比也。上幸蜀回京師，樂器多忘失，獨玉磬偶在上，顧之懷然，不忍置於前，促令送太常。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。

上所幸美人，忽夢人邀去，縱酒密會，任飲盡而歸。歸輒流汗倦息，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。上曰：此必術人所爲也。汝若復往，但隨宜以物識之。其夕熟寐，飄然又往。半醉見石硯在前，乃密印手文於曲屏屏風。

上竊而具啓上。上乃潛以物色。令於諸宮觀求之。異日於東明觀得其屏風。手文尚在。道士已遁矣。安西衛將劉文樹。口辯善奏對。上每嘉之。文樹髭生頰下。貌類猿猴。上令黃幡綽嘲之。文樹切惡猿猴之號。乃密賂黃幡綽。所不言之。幡綽訊而進嘲曰。可恰好文樹。髭鬚共類。願別任文樹面孔。不似猢猻。猢猻強似文樹。上知其賂遺。大笑之。

平康坊南街廢蠻院。卽李林甫舊宅也。林甫於正堂後。別創一堂。製度彎曲。有却月之形。名曰月堂。木土秀麗精巧。當時莫儔也。林甫每欲破滅人家。卽入月堂。精思極慮。喜悅而出。必不存焉。及將敗。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。遍體被毛。毛如猪立。鋸牙鉤爪三尺餘。以擊林甫。目如電光而怒視之。林甫連叱不動。遂命弧矢。毛人笑而跳入前堂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。經于廐中。善馬皆死。不累日而林甫卒。

太真妃常因妬媚。有語侵上。上怒甚。召高力士以輜輶送其家。妃悔恨號泣。抽刀剪髮授力士曰。珠玉珍異。皆上所賜。不足充獻。唯髮父母所生。可達妾意。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。上得髮。揮涕愀然。遽命力士召歸。

天寶初。上游華清宮。有劉朝霞者。獻賀幸溫泉賦。詞調倜儻。難以俳諧。文多不載。今略其詞曰。若夫天寶二年。十月後兮臘月前。辦有司之供具。命駕幸于溫泉。天門乾開。露神仙之幅漈。鑾輿剗出。駝甲仗以駢闐。青一隊兮黃一隊。熊踏宵兮豹擊背。朱一團兮榜一團。玉鑣鉤兮金鑣鞍。述德云。直擢得盤古髓。招得女媧瓢。遮莫你古時千帝。豈如我今日三郎。其自叙云。別有窮奇踰躐。失路猖狂。骨體雖短。伎藝能長。夢

裏幾回富貴。覺來依舊淒惶。今日是千年一遇。叩頭莫五角六張。帝覽而奇之。將加賀。上命朝議改去五角六張字。奏云。臣草北賦時。有神助。自謂文不加點。筆不停綴。不願從天而改。上顧曰。真窮薄人也。授以春官。銜上左焉。